

在佛陀出生的國度（下）

歐噴邁勒

有四個女理髮師來幫孩子修剪頭髮，他們剃頭完更衣，衣褲竟丟在頂樓水塔旁，有的都十幾歲了，院方卻不提供生活教育；而經理太太更是「恰北北」，不僅與小孩完全沒有互動，我請小女孩去跟她拿蚊香，她卻甩女孩一耳光。

偶然就是那麼偶然

每一個生命際遇都有因有緣，也都不可思議。

多年前，剛從事廣播，除了一腔熱血，其他荒蕪一片。一日去台北，瞥見包熱食的那張報紙是世新大學辦的〈台灣立報〉，而且是「廣播版」，專門報導廣播評論和資訊。因著這張報紙，後來不只訂閱它來充實廣電常識，還與當時的副社長盧先生結緣，開啟了修學的新視野。

2007年三月到尼泊爾當義工，也是偶然加必然的結果。

約三年前，曾瀏覽一則有關ICYE（台灣國際青年文化交流協會）的介紹，心中粗略有個印象。2006年年底接到次年要開《大智度論》課程的邀約，動念：好些年沒當義工了，在講授菩薩道思想前，是否應該去考驗一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理想。

於是上網輸入「海外志工」隨意搜尋，不期然，與ICYE接上了。廣告上寫著：「ICYE提供給全球青年一個國際性的學習體驗，同時也加強年輕人對於社會及文化差異的敏感度、自我信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。」

ICYE為面臨前途抉擇關鍵的你，開啟了另一扇窗，讓你可以有擴展自己視野的機會。凡十八至三十五歲的年輕人，不論身分地

位、宗教信仰，不管是否有專長，在中學畢業後、大學期間、就業、失業期間，都有機會到國外住在接待家庭或工作單位提供的住宿地方，從事多層面的社區義務服務。」

啊！這不正是我要的嗎！可是，我「太老了」，資格不符！

且慢，還有但書：「ICYE總部於2005年首度成立亞太區短期活動，透過ICYE各會員國在亞太區推展短期海外志工活動，提供更多元化的方式，不僅是給年輕人，只要您願意奉獻微薄之力在世界各國擔任國際志工，只要您願意開放心胸學習以及挑戰，海外短期活動將會給您另一個看世界的角度。給自己一個機會，擔任海外國際志工，幫助別人也找到自己！」太好了，這叫有志者事竟成嗎？

事不宜遲，一月初，我即刻報名尼泊爾短期志工。（活動包括：一週尼泊爾文課程，二週志工工作，一週旅遊活動。）經過ICYE面試通過，繳了活動費用貳萬伍仟元台幣。（包含一個月活動、尼泊爾當地接送機、接待國家行政、食宿、旅行平安保險等費用。機票和簽證費則需自付。）行囊備妥，三月十五號，出發了。

讓人抓狂的尼航

台灣遊客到尼泊爾旅行多是搭乘尼泊爾航空或泰國航空，但這兩條航線都有「陷阱」。泰航比較便宜（年票約兩萬八），可是回程必須在曼谷過夜。而新航廈尚未提供過境旅館，所以得出境找旅館，簽證加上住宿很不划算。

尼泊爾航空票價貴兩千元，雖然時間表上標示著當天抵達目的地，但是坐過這家航空公司的旅客都心有戚戚焉，因為……尼泊爾航空若能準時，真的是神蹟顯現！

由於拿不下主意，我很迷信的抓鬮請菩薩指示：搭泰航。

開票前卻反悔，選了尼航。一步錯，步步錯。

從高雄搭華航到香港，抵港時間為下午一點三十分。

尼泊爾航空公司是一間小公司，沒有職員在此，地勤服務由國泰承辦。服務員以同情的語氣告訴我：飛機延遲，原訂是五點，現在預計八點四十五分起飛。我聽到，心一涼，果真是尼航啊！

夕陽變紅了，雲增多，因有太多的時間，除了念佛，就看飛機起降。

九點五十分飛機終於起飛，安全示範器具很破舊，服務員也不太招呼，但茶水不吝多給一杯又一杯。起初肚子很餓，但飛了一個多小時才給花生和果汁，近十二點才吃飯，我隔壁這位仁兄也吃素，尼泊爾咖哩以豆子為主。

下機後的通道，竟然像棄置的荒地，落地簽要比一般外國人多一張 stay order。（這張表格就是簽證紙，其他國家旅客的簽證章是蓋在護照上，只有持台灣護照旅客的簽證是另紙核發，離境時該紙需繳回。）

行李下得很慢，出關的行李檢查大家擠成一團。門口，接機的GM還在等我，真是難為他了。一路奔馳，到辦公室已三點，卸行李，與一女孩同室，倒頭就躺下。

學佛陀的母語（第一週）

早上八點用早餐，一杯奶茶，兩片土司搞定。稍後出門去買臉盆、衛生紙和水。往上走，遇到小學生放學，很熱情要求拍照。臉盆九十五元，買三斤葡萄一百元。

沿路泥濘，灰塵很多。

中午吃涼拌義大利麵一盤，不飽，但沒胃口。廚房像遭洗劫般的狼藉，工作人員全是男性。



◎ 用手攪和水泥，尼泊爾的女人雙手萬能！
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我把娃娃狗送給屋主的孫子，並把髒兮兮的洗手台和廁所刷洗一番。午餐完，抓住陽光露臉，去洗澡。頂樓晾衣，風很大，卻無衣夾子，只好又去買。正要午睡，新室友到，是一對男女朋友，唉，考驗真多。

照了幾張當地人的工作群像。他們很多事都用手工，包括蓋房子扭轉鋼條、拌水泥、挑磚頭，很多在台灣用機器取代的事，這兒都用人工。

隔天停水、停電。

早點仍是土司加三片番茄、一小杯奶茶。其他人有煎蛋，對於吃素者，他們不是另外加點什麼，而是減去不能吃的。

我的分別心來自比較：屋主一家人每餐都吃得很豐盛，而給義工吃的卻很簡單、隨便、而且量少，這是他們的待客之道（可能是要賺取省下的伙食費），而昨天買來要供眾的葡萄也不見端上桌。

即使是眾神雲集的國度，對於出家人，他們並沒有特別優待。

反應不適合與情侶檔同住，換來丹麥籍廿二歲的Tina搬來跟我住，她說已出門旅行一年多，上一站是印度，下一站是中國。（根據報導，2007年「世界快樂地圖」中快樂指數最高的國度正是丹麥，我多麼幸運，與快樂民族住在一起啊！）

樓梯很髒，正想要打掃，煮飯的男孩阻止我，說今天有人會來掃。我突然明白他們的想法：清潔工作外包，尚未打掃時則任其骯髒。在尼泊爾，種姓制度仍明顯，做某些事會被認為不夠高尚。

經理Hom作行程說明，幫我取名為Laxmi，說有寬廣的意涵。後來每向人介紹，對方都會問我是否很富有，我才知道Laxmi竟是錢的意思。

下午上語文老師Raru的課，先是介紹尼泊爾的地理、歷史、文化等，接著學一點尼泊爾文。一定要學的是NAMASTE（你好）、DHANYABAD（謝謝）、HAWASTA（再見）。基本上，跟印度話差不多。文法雖然有規則，但動詞變化、肯定否定等都比英文複雜。

新來的丹麥籍女孩Sita加入上課，她才十九歲，與Tina加起來正是我的歲數。出去散步，遇到一些小朋友。一位中學生Laxman和七歲的女孩Procida教我尼語。與小孩講話百無禁忌，但自己的記憶力真的不行，隨學隨忘。

第三天教日期、時間、形容詞、家庭等，更多的地方不會，覺得不好意思，也更緊張。其他梯次的幾個年輕人，非常的喧鬧，每個人都想及時行樂、表現自己。只好趁他們去市區狂歡時的空檔，認真地背一些尼泊爾單字。

第四天，來尼泊爾必修課開始了：肚子絞痛，狂瀉到腿軟。急急服下強效伊膜錠、喝保礦力，總算止住了。Sita似乎也中獎了，而Tina逛街回來說她也拉肚子。大家的身體都在努力適應這個新環境，

不斷的告訴自己這是自己選擇的，一定要撐下去，況且還沒做到志工，不可以輕易放棄。

第六天考試（滿分為六十分），我考四十三分，Tina五十分，Sita五十七分，名列最後，心情沮喪。佛陀在這裡出生，他的「母」語，真的很難。

鄉野體驗（第二週）

第一周結束後，接著是農村體驗和奇旺國家公園的生態之旅。

出發到鄉下，沿路是農村景緻，綠樹青山，感覺舒服多了。住在加德滿都周邊的山谷村落中，我終於看到了我所想像的淡泊寧靜。在這邊有一望無際綠油油的梯田，還有散落在山谷中的磚紅色屋頂，景色真的很美。

主人Sulav很親切，安排我們住在牛欄旁的土磚屋，因為與牛羊為鄰，所以早上我們是聽哞哞聲起床；還有，半夜睡覺得小心大老鼠從屋頂掉下來。幾個小孩熱情邀我去他們家，又給我酸奶吃，還硬幫我圍上沙麗。



◎左圖：下鄉體驗，可以見到傳統農村風貌。



◎右圖：鄉間體驗時間，女孩教我們烹煮尼式馬鈴薯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Sulav 帶我上樓看蜂箱，他們很善於利用大自然生態來營生。

我們也進行了健行活動，享受山中的芬多精。一上山，沒走幾步心就狂跳、氣喘；他們走得又快又大步。我沒辦法，但一段段克服，加上遠方的雪峰美景當前，最後終於抵達最高點的觀景台。Sulav 還細心地帶汽水和餅乾來。

山中的生活很簡單，除了日常瑣事，整天悠閒。他們不趕時間，慢慢的做一頓飯、慢慢的走路去買東西、慢慢的走路回家、慢慢的生火煮一鍋奶茶……。這就是他們的生活，每一件小事都很認真又慢慢的去體會、去享受。我個性急，在台灣走路趕，看書也趕，連吃飯的時候都想快點吃完，以便有多點時間去做點別的事，結果是搞得自己緊張兮兮，好像要去趕死一樣。

主人媽媽抽棉花沾灰燼捻成燭芯，我跟著捻，但成品完全走樣。紅蘿蔔在這裡是當點心生吃，一根根像手指大，非常甜。羊有跪乳，不過今天看到羊都是跪著吃草，很特別。山上的老鷹飛翔盤旋，緩慢的英姿跟小鳥大不同。

臨別，阿嬤依依不捨地在我額頭貼一坨達卡（象徵吉祥的紅粉），雖說是幸運，但黏兮兮，且衣服一沾黏上就洗不掉。

兩點左右下車泛舟，我們三個人與不認識的另外五人組成一船。

首先，大家把鞋子、貴重的東西、護照、及一套換洗衣褲等都放在舟艇中間的木桶裡面，因為木桶是密閉式的，所以不怕會弄濕。

泛舟前，教練要求大家穿上救生衣，並講解泛舟的術語，由一位舵手在後面指揮，由他呼喊口令（向前划、向後划，或停划、躺下），來下達船隻行駛的方向。不知道是聽不懂還是說得不清楚，一下水立即弄得左右不分，精疲力倦之餘，還是在原地打轉，很爆笑；幸好，默契很快建立，在教練指導下，通過一灘灘的危險激流。河流環繞著

山谷，水上飄著薄霧，只要一轉彎都是截然不同的風景，景色如畫。在平流時，有人還跳下去游泳，過程驚險刺激。

到達終點，大家全身都濕漉漉；換裝後，繼續搭巴士上路。五點左右下車，再換嘟嘟進奇旺，住進招待所。

奇旺CHITWAN在尼泊爾語裏的含義是「叢林之心」，這是尼泊爾王室在1973年建立的第一個國家公園，面積大約980平方公里，裡頭有尼泊爾最為珍貴的獨角犀牛、孟加拉虎和大量的印度野象，以及翠鳥、夜鷺和犀鳥等。由於奇旺是尼泊爾最大的野生動物園，也是亞洲最大的森林地帶之一，所以ICYE選定這兒為學員體驗荒野生態的地點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一頭大象和馴象人等著我們。我們要騎著大象探秘森林了，這也是奇旺最令人興奮的活動。

個子矮小，面容黝黑的馴象人捲起舌頭和他的大象對話，驅使大象載著我們在霧氣瀰漫的叢林裏漫步。哇！我看到獨角犀牛了。那故作深沉的姿態和盔甲橫披的身材，實在不敢恭維！如仙子般的梅花鹿在小河邊吸水，有驚鴻一瞥飛躍的美態；還有白毛冠猴，泰然



◎左圖：奇旺國家公園內的珍寶：獨角犀牛。

◎右圖：小象馴服過程，即是被鍊在樁上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自若地在我們頭頂上的樹枝視察；長腳鷺鷥在河灘優雅漫步……。
我在象背上的時光，領略某一高度的視野與驚奇。

換成獨木舟遊河，一出發就碰到鱷魚張開大嘴吼叫攻擊，嚇得大家傾向一邊，以致船進水。上岸去參觀象園（大象訓練學校），見到小象的可愛。大部分的象，前腳都鍊在固定木樁，這是馴服的過程。

義工第一線（第三週）

過了兩週像遊客的日子，接下來是義工學習。

ICYE 提供的選擇有三類：醫院照護（需有專業訓練）、語文教學（英文能力要很強）、孤兒院服務（強調要有愛心）。事實上，我屬意的是前兩者，但條件不符。而我雖有愛心，也算有孩子緣，但一向覺得小孩頗煩人，要我整天童言童語，恐怕沒那能耐。天不從人願，報名時我只能申填一家孤兒院中心作為學習目標。

這個孤兒院是家庭式的，三層樓的建築，目前只有一樓能用，院童三十人（他們奇奇怪怪的名字一時很難記住，於是我幫他們取中文名字，有阿丹、小丸子、小飛俠、小甜甜、李遠哲、陳水扁等等），兩間小孩的房間都是尿騷味。

孩子有的是無父母的孤兒、有的是棄嬰、有的是家境貧困、有的是父母再婚成為燙手山芋……。經理夫婦有一個四歲兒子，廚工夫婦也有一個才四個月的女嬰。

因小孩剛考完試，有一週假期，所以我的任務就是整天陪他們玩。他們最喜歡的就是問我的名字，然後取笑我的尼泊爾話；小女生們會拉著我去房間談心。黃昏時分，小孩去草地玩，男孩踢足球，女孩則扮家家酒。一輛只剩一輪的玩具三輪車，竟然也可以讓他們玩得很開心。

院裡遵循尼泊爾傳統用餐習慣：一天兩餐——十點早餐，下午八



© Tina陪孤
兒院院童踢
足球。
(照片提供：歐
噴邁勒)

點晚餐。吃的東西千篇一律，即飯、豆汁與一小撮鹹菜（他們會加一點羊肉）。Tina來以後，總算可以搭配玩新花樣。我們陪孩子們跳繩、一起畫畫、摺飛機、玩益智型的撲克牌，小朋友都很樂，最後大家也都獲得了我們帶去的禮物。孩子王的世界很單純，也很瘋狂。孩子們驚訝我會剃頭，幾個男孩希望我幫他們剃成跟我一樣。

遺憾的是經理的行徑讓我失望：他把我交給他的一袋迪斯尼公仔私吞。我要教畫畫時，他連白紙都不提供，我只好出去買一包影印紙。有四個女理髮師來幫孩子修剪頭髮，他們剃頭完更衣，衣褲竟丟在頂樓水塔旁，有的都十幾歲了，院方卻不提供生活教育；而經理太太更是「恰北北」，不僅與小孩完全沒有互動，我請小女孩去跟她拿蚊香，她卻甩女孩一耳光。我出去買了一盒，才十八元，怎樣的一個女人啊？

更令人生氣的是，工程在窗外敲敲打打，我無法休息，而水源供應施工，我們沒有水可用，經理太太卻幫他兒子洗澡，她自己也沐浴洗衣。



◎ 雖然是孤兒，卻有可愛、歡喜的童顏。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而當一個據說是大施主，捐了九十萬美金的澳洲女孩來時，經理夫婦則是跟前跟後招待。之後一直向Tina叫窮，暗示她要捐款。原來，經理把各國來的義工都當成羔羊，無所不用其極的榨取。我跟Tina討論，認為這樣的募化方式違反專業，傷害我們的發心。

幾經掙扎，我決定提前離開（現實與理想落差太大）；Tina因為還參加雪山健行，所以要等Sita來以後再商議是否轉換服務單位。

山巔與古都（第四週）

離開孤兒院，搭計程車到塔美爾區，順利找到旅遊書上推介的KARMA飯店。

老闆熱情地請我喝茶，說當天已客滿，但有三位台灣旅客住兩間房，也許可問她們是否願讓我一起住。我擱下行李出去逛，找到對面的Inn，也是一天五百盧比，而且剛好今天有房，就住下。

翻閱導覽手冊，打算去拿加闊沉澱一下。拿加闊位於加德滿都東方三十公里，海拔約二千一百公尺，素有喜馬拉雅山脈觀景台之

稱，號稱在天氣晴朗能見度清楚時，可從東側看到聖母峰，西側則是安娜普娜山群，壯觀的山景震撼人心！

經過櫃檯，遇到三個台灣人中的一個女孩，我認得是同一班機來的。她問我更改航班的細節。原來是三人相處出問題，（她的同事是背包族，很有主見，與她的男友溝通不良。）她的男朋友想提前回去。（好朋友不一定適合同遊，切記！）

問好路徑，辦了退房、寄存行李。先搭計程車到巴士站，然後改成公車到巴克塔布，才十五元。約一小時到巴克塔布，繼續轉車到拿加闊，全是上山的路，車程約一個半小時。

下車的終點站很偏僻，一邊是往遠眺的高塔，一邊是軍事學校，與書上描述的山城景象有極大差距。向路邊商店詢問，他說軍事學校後面有 **guest house**，房價和吃飯很便宜。走到那裡，清清淨淨，但要價七百多，我轉頭要走，經理說因沒客人，可打折，算我三百九十元，遂住下。

天氣驟然變涼，雲層密佈，雷聲隆隆，還下起小雨。

附近是松、杉林，很幽靜，鳥聲很婉轉。可惜棉被很破舊，後悔



◎拿加闊的日出，氣象萬千。
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把睡袋寄放在塔美爾。我坐在房前石階上寫日記，看風景，心也澄靜下來。

三點多，經理帶我去他家參觀，傳統式的屋子裡住著年邁的父母、太太，和兩個女兒。老人家熱情的款待，從盤子裡抓東西遞給我，要歡喜接受油膩黏糊且不知名的食物需要勇氣。經理說這是政府經營的旅店，他的薪水一個月五千，但要奉養雙親，又有兩女兒要讀書，實在入不敷出，所以希望找到外國人協助。

晚上照例停電，取代的是外頭的轟轟雷電。夜裡頭痛，有高原反應。五點半上山等日出，有雲海，太陽出來時霞光萬丈。可惜因水氣蒸騰，無法看清雪峰。

到了巴克塔布，叫不到計程車，只好步行穿越巷弄。幽深的潮腐味與殘舊的外觀，尤其看了幾家旅館都不討喜，令人想一走了之。轉個彎，不其然走到陶馬迪廣場，進去Bhadgaon guest house，採光明亮，正合我意，頂樓餐廳的飲食也讓人胃口大開。

閒逛到杜兒巴廣場，被守門人抓去買門票，七百五十元。（巴克塔布的杜兒巴廣場，是加德滿都谷地三座杜兒巴廣場之中，唯一必須購買門票才可進入參觀的。）原來，之前我是走小門混進城的！

巴克塔布又叫做巴德岡。據說巴克塔布是在西元九世紀時，由阿難達馬拉國王仿照毗濕奴的海螺形狀所設計出來的。但根據史學家研究，巴克塔布不像帕坦那般呈同心圓擴展，而是發展為兩個東西方向的S形。

十五世紀以後，巴克塔布的城市核心是杜兒巴廣場，這座廣場上屹立著許多寺廟古蹟和舊皇宮。其中有一部分建築物，曾經在1934年大地震遭到毀損，後來經過修護形成今日風貌。

從售票口旁邊大門走進杜兒巴廣場，首先可以看到一系列小型建



◎ 這位老伯正在地上築壇城，為新廟作曼陀羅供養。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築古蹟，這些寺廟分別供奉毗濕奴或濕婆神像。廣場中央一根高聳的石柱上，坐著布帕辛卓馬拉國王鍍金雕像，雕像所面對的就是著名的太陽門（黃金門）。

這道黃金門鑲嵌在磚牆之間，加蓋著一個飾以大象獅子的鍍金屋頂。黃金門門框刻劃有許多神祇雕像，門楣上面所裝飾的是摩訶維希那瓦神像，門楣頂端還有神鷹葛魯達雕像。建於1753年的黃金門，集合許多當時最優秀的工匠共同創作，所以直到今天，仍被視為谷地中最傑出的藝術品。

黃金門右側是一棟紅、黑兩色的建築物，這座十八世紀初加建的皇宮，因為擁有五十五個窗櫺，所以又被稱為「五十五窗皇宮」。

古城是可愛的。只是偶爾會有人從樓上丟垃圾下來，或是一瓢水或一口痰突然飛落上身，一切只能一笑置之。買東西時，殺價我最多砍一半，然後讓店家一直追加上去，畢竟我還是硬不下心。

比起加德滿都與帕坦兩座古城，巴克塔布因為位置偏僻，遠離了城市喧囂與西方文化的侵襲，生活步調得以維持傳統與單純，讓此

地顯得更古意盎然。一進入古城，即感到一股濃厚的慵懶氣息，彷彿連最霸道的光陰到了這裡，都得緩步而行。靜謐的氛圍，賦予這座古城最和諧的風貌，難怪被稱為是「中古世紀的櫥窗」。

當然，挑戰不是沒有。半夜，飄進來的空氣令人噁心、窒息……可能是燃燒五金釋放出的類似戴奧辛的氣體；白天，遠處也有高聳的煙囪數座排放出黑煙，污染很嚴重。凡是廣場，一定就有很多鴿子和烏鴉，滿地的鳥糞也是問題。

不如歸去

原本要停留四十天，因義工行程縮短，要提前回台。

本來我想看巴克塔布節慶開幕式的，因為是搭「尼航」，旅行社希望我親自去航空公司作確認比較保險，所以用五百元包一輛計程車回加德滿都。尼航職員有氣無力，連眼皮都懶得拉，好像我是無色無香的空氣。

拜託！是「皇家航空」耶！謝天謝地，總算確認了。

在尼泊爾的最後一天。選一家花園餐廳，點了Lassi和蔬菜飯，這回餐廳總算了解我的意思，完完全全素到底。

身上剩下一千多元，買茶葉用掉一些，其他的投入大廳捐款箱。

出境檢查，男女分開搜身，從頭摸到腳；行李除過X光，也一一打開檢查。候機室沒有廣播或任何指示，也不知是哪一個航班要登機，只要開口一開，大家就往前推擠，仿若逃難（不是大家都有位子嗎？為甚麼在最後時刻沒學到尼泊爾式的悠哉？）。沒有辦法，「等」就是了。

意外的，「才」延一個小時，終於可以登機了。

我回頭看了雪峰一眼——佛陀的誕生地，再見了。📍